

我们是不可能不负伤地
走出人生的竞技场的

蜘蛛の糸

「巨」芥川龙之介

● 著

侯咏馨

● 译

中信出版集团

非外借

蜘蛛の糸

「日」芥川龙之介 著

侯咏馨

译

中信出版集团·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蜘蛛之丝/(日)芥川龙之介著;侯咏馨译.--北京:中信出版社,2017.8
(掌上小剧场)
ISBN 978-7-5086-7156-7

I. ① 蜘… II. ① 芥… ② 侯… III. ① 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321459号

本著作之中文简体版通过北京麦士达版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,经暖暖书屋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、好室书品工作室授予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发行,非经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,任意重制转载。
本著作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。

蜘蛛之丝

著者:[日]芥川龙之介

译者:侯咏馨

出版发行: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承印者: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87mm×1092mm 1/32

插页:7

印张:8.5

字数:131千字

版次:2017年8月第1版

印次: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号:ISBN 978-7-5086-7156-7

定价:4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如有印刷、装订问题,本公司负责调换。

服务热线: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author@citicpub.com

不做作，戏谑的乐趣自然横溢，材料新颖，深得文章要领，感到敬佩。这样的东西发表个二三十篇，一定在文坛上独领风骚。不过，只有《鼻子》一篇，恐怕大多数人不会看到，即使看了也不会特别留意吧！希望你不要在意，继续努力。

——夏目漱石（1867—1916）

老实说，对于他的自杀，我不能理解。我总觉得，再过两三年，他或许能过得悠然自得。无论学问和智慧，我这个不学无术的前辈，常常请教他，因此他与世长辞，对我实在是无法估计的莫大损失。

——谷崎润一郎（1886—1965）

像他那样有高深的教养、优秀的趣味，以及兼备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，今后恐怕绝无了。

——菊池宽（“芥川奖”创办人，1888—1948）

这个作家好像从书籍之间变出来的，在世上只活了三十几年，谈笑一通，马上又隐身于自己创作的书籍之间，不再出来。

——室生犀星（1889—1962）

人们被他的飒爽风貌和绚烂才华所眩惑，没发现深处秘藏的潜质。他的真面目是悲哀忧伤的，这种人品构成他文学的根柢。把那悲哀巧妙地转换而诉诸笔端的努力，不就是芥川文学吗？

——佐藤春夫（1892—1964）

芥川这些作品，因为依往昔的故事描写旧时代，而被称作历史小说。其实它并不原原本本地描绘历史或历史上的人物，而是用自己的新思想赋予古故事人物现代化的自我意识。因此，纵然披着历史的外衣，实际上与现代小说没有什么两样。

——井上靖（1907—1991）

同一时代的作家，绝少像他这样为了追求崇高的艺术理想、寻求完美而名副其实地削骨刻肉者。作为艺术家的他，不许自己固着、沉迷于一处，始终能刻画时代的病根和社会的烦恼，是个与社会共同烦恼的洁癖生活者。

——吉田精一（1908—1984）

目 录

老年 1

罗生门 11

鼻子 23

芋粥 37

戏作三昧 67

蜘蛛之丝 111

杜子春 117

竹林中 135

报恩记 151

河童 179

| 芥川龙之介文学小旅行 |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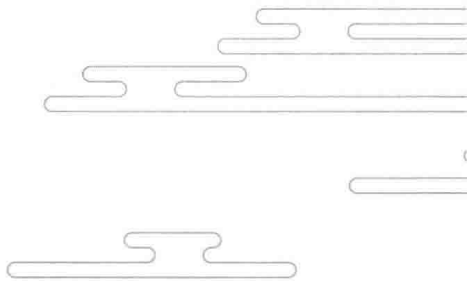
东京・人生之路 254

京都・文学之路 257

芥川龙之介小传与重要作品年表

老年

一只鸽子啼叫了两声，宛如银剪刀划过河川的天空。这里听不到三味线的弦音，里里外外一片悄然。只听到雪打在紫金牛红色果实上的声音，落在雪上的声音，从八角金盘叶片滑落的声音，呢喃低语有如缝衣针一般，密密地穿插其中，自顾自地说个不停。



这天，在桥场¹的茶食馆玉川轩，办了一场一中节²发表会。

一早就灰蒙蒙的，近午时分，终于下起雪来，到了点灯的时刻，院子松树上的防雪麻绳已经被雪的重量压弯了。房间紧关上两层玻璃门与纸拉门，再加上烧得暖乎乎的火盆，几乎要让人热到头昏脑涨。六金穿着深灰色外套，搭配褐色金线织花的御召缩緬和服，正襟危坐，个性淘气的中洲³大厨抓着他，打趣地说：“脱掉吧？小心黑油⁴流下来哟。”除了六金之外，还有三个柳桥⁵来的，一个代地待合茶屋⁶的老板娘，大家的年纪都四十好几，再加上六个小川老板和中洲大厨家的太太、夫人及老爷，这天的男宾是驼背的一中节师传——宇治紫晓，还有七八位业余同好，其中三位熟知三座⁷的戏剧

1 桥场，位于东京都，邻近隅田川。

2 一中节，净琉璃的一种，以三味线伴奏的说唱表演，比较典雅、别致。

3 中洲，东京地名。

4 黑油，染鬓角白发用的油。

5 柳桥，东京地名，花街柳巷的代名词。

6 待合茶屋，类似现代情人旅馆与咖啡店的结合体。

7 三座，歌舞伎三座，即中村座、市川座、森田座。

与山王祭¹，他们热络地聊着深川鸟羽宿舍的义太夫²练习，以及山城河岸一带的津藤举办的千社札³大会。

别屋的客厅约十五叠⁴大小，是这户人家最宽敞的房间。灯笼里的灯泡将圆形影子映在神代杉木天花板上。昏暗的壁龕里，放着一只古铜花瓶，插着寒梅与水仙。挂画出自太祇⁵之手。画纸以黄色芭蕉布熏黑后，裁掉上下半部，只取中段，再以小字写着“飞鸟啄食红果实，细看竟为冬山茶”。小巧的青磁香炉并未燃烟，悄然置于紫檀平台上，也别具一番冬日风情。

壁龕前方铺着两张毛毯，供大家席地而坐。三味线的皮革上、弹奏者的手上、刻着七宝花菱家纹的精巧桐木谱架上，都反射出鲜红色的亮眼温暖光芒。众人在壁龕前两两对坐。紫晓师传位居上座，其次为中洲大厨，再来是小川老板，男

1 山王祭，与神田祭、深川祭并列为用户三大祭。

2 义太夫，净琉璃的一种。

3 千社札，参拜日本神社及寺院时，贴在天花板与墙上的姓名贴纸。

4 十五叠，十五张榻榻米的大小。

5 炭太祇（1709—1771），俳句诗人。

右女左排排坐好。坐在右排末座的是这家的老爷。

老爷名叫阿房，是个前年才迈入花甲的老人。自从十五岁起，他就时常流连温柔乡，到了二十五岁，也就是犯太岁的前一年，甚至还跟金瓶大黑家的若太夫¹闹殉情。后来他继承糙米中盘商的家业，没多久就把财产挥霍殆尽。他悟性很高，学什么像什么，只是凡事只有三分钟热度，有钱就拿去喝酒，当过歌泽²的师传，也当过俳谐³的评审，有时候只能靠微薄的收入过活，连三餐都不得温饱，后来幸而获得亲戚接济，被这家餐厅收留，才能过着悠游自在的退休人生。据中洲大厨说，他小时候曾经在神田祭⁴当晚，看到正当壮年的阿房穿着写了“郊道骤雨”的浴衣，戴着护身符纵情高歌，不过这阵子突然衰老不少，连喜欢的歌泽都不唱了，曾经爱不释手的夜莺也不知道上哪去了。以前每次剧目更换后都要去

1 若太夫，欢场女子的称谓。

2 歌泽，三味线歌谣的一种。

3 俳谐，诙谐幽默的和歌。

4 神田祭，江户三大祭之一，于每年五月中旬举办。

看新戏，自从成田屋的第五代¹不在之后，他也没心情去了。现在，他穿着全套黄色秩父和服，搭配褐色博多腰带，坐在末座听曲，完全看不出来他曾经是个一生浪荡、只知道玩乐的人。即使中洲大厨和小川老板对他说：“阿房，好久没听你说起板新道²那个，叫什么来着？对了，对了，八重次和阿菊的故事了。要不要说一段来听听？”

“不了，最近没那个心情了。”阿房只是摸着自己的秃头，身子缩得更小了。

尽管如此，听了两三段，诸如“如今的思绪，有如黑发般杂乱”，“我用金丝绣了夜晚快来，与清十郎两人的下摆交叠”等让人心旌动摇的句子，搭配高了两度、层层叠叠、清脆婉转的三味线琴音，加上讲戏人充满磁性的语气，逐渐唤醒老人沉睡已久的心。刚开始，老人还弯着腰听曲，不知不觉间，他已经挺直了腰杆。等到六金的《浅间上段》，讲到

1 成田屋为歌舞伎的屋号，指江户歌舞伎代表家系——市川团十郎家。成田屋的第五代为市川虾藏，生于1741年，卒于1806年。

2 板新道，地名，暗指欢场。

“爱恨嗔痴自难了，无法成眠犹不悔”的时候，他闭着眼睛，肩膀随着弦音轻轻摆动，看在旁人眼里，仿佛正在回忆昔日旧梦。在高雅的旋律中，一中节的乐曲与弦音里，暗藏着长歌¹与清元²才听得到的恋爱情事，在已经饱经风霜、尝遍人生酸甜苦辣的心里，还是掀起一场意料之外的感情波涛。

《浅间上段》奏完，紧接着是《花子》合奏。结束之后，阿房说：“各位请慢坐，老夫先行告退。”向大家打声招呼后离席。这时正好到了用膳的休息时间，大家热络地聊着各种话题，中洲大厨被阿房衰老的模样吓了一跳：

“没想到他变了这么多，都像个站岗的老头了，看来阿房已经不中用了。”

六金问道：

“他就是你以前说的那个人吗？”

“师传也认识他，你可以跟师传打听看看。琴啦、三味线

1 长歌，三味线的一种，以歌唱为中心。

2 清元，净琉璃的一种，乐风比较洒脱、轻快。

什么的都难不倒他。会唱歌泽，也会一中节。对了，他还表演过新内流¹。别看他那副德性，以前也曾经向师传学习宇治流派呢。”

小川老板也说：

“我还记得他跟驹形²的一中节师传，叫什么来着，是紫蝶吗？当时还跟那个女人传过绯闻。”

众人又持续聊了一段阿房的八卦。不久，柳桥老妓³开始表演《道成寺》，客厅又恢复先前的宁静。这段结束之后，接着上场的是小川老板的《景清》。老板恭恭敬敬地起身，暂时离座。其实他想要顺便去吃颗生鸡蛋⁴，才到走廊，中洲大厨也偷偷跟了过来，

“小川先生，你是不是打算去偷喝一杯啊？你结束之后就是我的《钵木》了。没喝点酒，总觉得心里不太踏实啊。”

1 新内流，两人一组，在街头表演的三味线。

2 驹形，东京的地名。

3 老妓，年长的艺妓。

4 生鸡蛋，作用类似快速补充精力。

“我正想要吃个生鸡蛋或是喝杯冷酒。我跟你一样，没喝酒就不来劲。”

于是两个人一起去小解，再沿着走廊绕到主屋，这时传来窸窸窣窣的说话声。长廊一面是玻璃拉门，庭院里的竹柏和金松的积雪，已经被昏暗的天色染成浅蓝色。后方是阒暗的河川，隔着河川可见对岸已经亮起点点的黄色灯火。一只鸪鸟啼叫了两声，宛如银剪刀划过河川的天空。这里听不到三味线的弦音，里里外外一片悄然。只听到雪打在紫金牛红色果实上的声音，落在雪上的声音，从八角金盘叶片滑落的声音，呢喃低语有如缝衣针一般，密密地穿插其中，自顾自地说个不停。

“这不是猫咪饮水的声音。”小川老板低声说道。他停下脚步，寻找声音的来源，似乎是从右边拉门传来的，断断续续地听到这样的内容。

“你在发什么脾气？哭成这样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什么，我跟纪伊国屋的阿奴有一腿？你可别乱讲。我对阿奴那种老

太婆才没兴趣。冷静一点，够了，别哭了。我说谎是我不对。我已经有你了，不会在外面跟别的女人乱来。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当时我们一同练习歌泽，我练的是《吾心》。当时你啊……”

“阿房真有一手。”

“上了年纪也不能小看啊。”小川老板也说着，弯下腰，眯起眼睛窥视拉门的另一头。两个人都猜想里头一定有脂粉味。

房间里的灯光微弱，几乎没照出什么影子。约三尺¹宽的床垫前，孤零零地挂着大德寺的挂画，一盆萌发娇小绿芽的中国水仙，放在白交趾的水盘上。阿房靠在床垫前的暖桌上，只能看到他披着八丈绢睡衣，露出黑丝绒衣领的背影。

房间里根本没有女人的身影。在深蓝与浅棕色格纹的暖桌被上，散放着两本端歌²的书籍，脖子上系着铃铛的小白

1 三尺约九十厘米。

2 端歌，相对于长歌，指比较短的歌谣。